

## 親情的「陌生時段」

八月底的一個清晨，天略微涼了，還飄着一層薄霧。因為起得早，腦子有點混沌，有種不知身在何處的夢幻感——才六點，我已趕到幾十里外的老家。走進小院，竟感到「陌生」。父親從濕漉漉的菜畦裏抬起頭，臉上也掛着「陌生」，張了張嘴，竟沒發出聲音。母親從堂屋走出來，臉上也有一層「陌生」。當我把時令鮮貨放在門口，父親才說了句：「這麼早?！」

就像我乍走進這個夢幻的清晨有些不適——我極少在這個時段回家；父母也有些茫然——他們，應該好多年沒在清晨見過他們的兒子了。我們共同置身於一個「陌生時段」。

這些年，這種親情缺席的「陌生時段」還少嗎？

中午之後，我養成了常回老家看望父母的習慣，而且漸成規律——總在下午，日落之前；從不吃晚飯；放下東西、說幾句話，便完成任務似的返城。這個時段，父母呈現的是等待狀態——父親要麼在院中侍弄菜地，要麼是擺弄撲克；母親則盤膝坐着，像

是專門在等我。我一進門，母親一準會說：「剛才還跟你爸說呢，今天你肯定回來。」彷彿她未卜先知。——其實，我回家的次數並不固定，有時一連幾天都去，有時一周一，最長會隔半月二十天，但總是這個時段。

偶爾，也在別的時段回去過，卻極少見到這種等待狀態——有次是上午去，門鎖着；有次午後去，母親正午睡，父親不知去了哪裏。他們是因為我的習慣，養成了固守那個時段的習慣。若換成別的時段，我們相互「陌生」，就像這個清晨的臨時起意。

雖然心裏總掛他們，但我感覺，回家已成機械的慣性，彷彿是去完成一項任務。對父母來說，他們最怕錯過我回家——無論我幾天一回，還是一個月一回，他們都盡量不在那個時段缺席。

因此，我發覺我對他們的愛有些變味，每次帶回的禮物，更像是粉飾親情的「道具」，這「道具」替代了親情——有時，我本想回家，但因為沒有合適的禮物而放棄。

如此，我彷彿成了一個來去匆匆的「快遞員」，而他們則成了接收快遞的人。

從二十歲離家，我久違了父母的日常。曾經熟悉的一切逐漸陌生。就拿這個秋日清晨來說，以前可是司空見慣的，我都是被母親在廚房弄出的響動、父親在院裏的咳嗽喚醒。如今卻如夢如幻，成了一個「陌生時段」。除了日落前的那片刻時光，親情，已被類似的大片的「陌生時段」佔領。

看過一則新聞，一位正處在事業頂峰的中年男人，決定辭職回老家，他並非掙足了錢回去養老，也不是父母老得需要人伺候——老人們還很強壯呢。他就是想，用自己的餘生去陪伴父母的餘生，讓自己的生活與父母的生活完全重合。

當時，覺得他有些矯情，只要能保障父母衣食無憂，又能常回家看看，有必要朝夕相處嗎？現在似乎明白了，他一定是感覺到，他與父母之間的「陌生時段」越來越多，日常的親情被排擠，精簡到了只有如我那樣的「快遞式」表達。每個人都能見到年

夜飯上的父母，

但又有幾人能見到清晨六點的父母呢？

只有將那些割據的「陌生時段」統一，

親情才會完整吧。

那天，我破例與父母共進早餐。母親熬了暖胃的稀粥，佐餐的是韭菜炒雞蛋、油炸花生，她問我還想吃啥？我說想吃豆腐，南街做豆腐的老王，還天天來門口叫賣嗎？母親笑着說：「傻孩子，老王要是還活着，都一百多歲了。」

我鼻子一酸，卻並非因為老王已經離世。

## 沉默的華人

在海外生活的炎黃子孫，一般都統稱華人或華裔。華人商場、華人餐館、華人醫生，一聽就知道族裔身份。

同根同脈，品性也相似：於內重親情，顧家庭；出外多幹活，少說話。異國他鄉，雖掛着「民主、平等」旗號，但歧視陰影隨處可見，少數族裔哪能暢所欲言？所以，多數華人仍信奉「沉默是金」。不少西人因此把華人視為「沉默的一族」。

這話有褒有貶。褒的是，華人認真工作，不怕髒累。加班加點，甚至酬勞低下，也都不聲不響，默默而為。所以在工作場所，不單老闆喜歡這樣多幹活少說話、不惹是非的員工，其他族裔同事也樂於與華人為伴。

貶的是，以為華人只關心自己小家庭，不積極參與社會活動，譬如示威遊行場合少有華人面孔；走馬燈式的三級政府選舉，也少有華人發聲，更不見慷慨激昂鏡頭。

對於讚賞，華人可說受之無愧。但對於貶損，則是因為人們對整體華人了解，以偏概全，甚至少數懷有惡意詆毀。翻開加拿大歷史，從一百多年前，成千上萬華工參與修築橫跨東西的太平洋鐵路開始至今，哪個地方沒有華人留下的血汗？加拿大這幢壯麗堂皇「大廈」的建成，少不了華人的力量和貢獻。

作為加國一分子，華人早已把她當成第二故鄉，希望與其他族裔一起，共同建設美好家園。只是華人看重做實事、做好事；少吹噓、少宣揚。像老黃牛般，默默負重向前。但沉默並非他們不關心社會，相反，對於有益於公眾的事，華人一貫都樂於奉獻，不為人後。

最近，發生於新斯高沙省



## 客居人語

姚 船

一件轟動整個社區的事，就是一個既平凡又典型的例子。幾個月前，颶風「菲奧娜」吹襲加國大西洋沿岸幾個省份。風暴所到之處，房屋被毀，樹木連根拔起，電力設施遭受嚴重破壞，導致數以萬計家庭失去電力供應。布雷頓角鎮是重災區之一，不少居民因此挨凍受餓。正在人們彷徨不知所措時，一家餐館門口擺出一塊大牌，上面用英文寫着：「免費領取食物。」就像在大海迷航的船，忽然看到迷蒙的岸邊出現微弱的燈光，希望之火立即在心中燃起。門前頓時排起了長龍。

這家餐館的老闆正是一對華人夫婦。他們十年前從上海移民加拿大，在這裏安家。經過努力打拚，幾年後買下一間西人的炸雞和披薩餐廳。由於經營得法，口碑好，生意蒸蒸日上，不久又開了分店，但他倆在成功中不忘回饋社會。

颶風災後第二天，當他們得知附近不少居民家裏沒電煮飯，又找不到地方吃時，心煮如焚，立刻利用餐館的丙烷罐開火，用手电筒照明，炸起雞肉和薯條，連不滿七歲的女兒也幫手招呼客人。就這樣，五百份熱氣騰騰的食物（每份兩人分量），免費送到飢腸轆轆的人們手中。隔天，他們又在分店那裏照樣送出五百份。千盒食物，瞬間溫暖了多少人的心。

客人們被他們的行為感動，主動把這感人事跡放到網上，沒多久，就有超過一萬人留言點讚。有人主動捐款，但被這對華人夫婦婉謝了。他們說，捐款應用到災民身上。

助人為樂，是華人的本性。實際行動，勝過千言萬語！默默耕耘奮鬥、默默貢獻社會，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。



## 繽紛華夏

霍無非

多少次乘火車路過京廣線上的坪石小站，以往無論是否靠站，火車上的廣播幾乎無一例外地介紹站旁的一座赭紅石山，這，就是屹立在粵北樂昌市坪石鎮的金雞嶺。

金雞嶺是突兀的、挺拔的、雄奇的，挾遠古造山退海的磅礴氣派，居南嶺餘脈的險要地勢，有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」之勢，每次路過，我都凝眸注視着它。真正的實地探訪，是在一個入冬的下午，浙浙瀝瀝飄過細雨不久，天還濡着，黯着，似乎隨時再擲出一把雨來。都說粵北北珠三角冷，這話不假，坪石鎮明顯更冷，從韶關樂昌抵達這裏，一下車，禁不住打了個哆嗦。然而在鎮中覓到「金雞嶺」的石牌坊，抬頭再看頭頂上巨大山岩遮天蓋地庇護幢幢民居，成為另一類生物的棲息地，不禁對大自然的造化嘆為觀止，一股熱流頓時傳遍全身，腳下更有力了。

由金雞嶺東門進山，一條砂石柱拔地而起，一柱擎天，柱狀、筍樣、蘑菇形的奇峰在粵北山區並不鮮見，屬於典型的砂礫岩丹霞地貌。這條如龍頭昂起，更像一個手執矛戟的哨兵，警惕地守護在山腳的路口。沿狹窄的石階蜿蜒盤旋，崖壁兩邊氣氳瀟瀟，林木蕭森，枯葉落地，神奇的是，這裏居然也有北方的冬韻，起伏的山林夾雜着紅葉黃葉，層層疊疊赤黃丹朱綠，灌木葉尖掛着晶瑩的雨珠，俏麗透亮，濕漉漉的石板路倒映人影。若等到臘月降冬，寒流降臨，山上就會出現霜雪冰凍現象，完全是另外一派「北國風光」的模樣了。

金雞嶺是兵家要地，近代戰場，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。相傳太平天國女將領洪宣嬌曾領兵在此扼守，居草房岩洞，依據艱險抗擊清軍。在這海拔三百三十八米高，方圓一點六平方公里的崖洞壁谷，紀錄那場戰事的人文景觀和軍事遺跡比比皆是：石塊砌成的「蛟壘」，牆壘藓苔密布，洪宣嬌率將士眾志成城，在寨前屢次退敵。「一字峰」頂魚脊背上的「勝清亭」，為慶祝那場勝利而建，也是觀日出的絕佳處。「點將台」洪宣嬌的戎裝雕像

## 傳奇金雞立坪石



▲金雞石。

作者供圖

英姿颯爽，她手握腰刀，踏石觀望，似成竹在胸。「別洞」是太平軍儲存武器的天然庫房，數十米深的洞壁有「天王降旨喻宣嬌」、「飛駐金雞阻敵援」、「敵兵潰敗走倉皇」、「斬將追兵氣若虹」等系列石雕作品，用直觀的藝術手法描述太平軍進駐、作戰、告捷的整個過程，彰顯巾幗英雄氣概……

烽煙之後是祥和，「蕭瑟秋風今又是，換了人間」。在這一山巒石嶂，自然的景觀也美不勝收，佇立視野開闊的觀景亭，可一覽無餘地眺望農田對面紋狀節理，氣勢如瀑的赤壁「排崗」。居高俯視，環立的石峰上，密密匝匝頑強生存的灌木像海水無聲地在島嶼中恣意沖刷。流淌不息的武江在山下蜿蜒繞過，碧如玉練，舟船競發，橋勢如虹。抬望眼，登山的百步天梯，時而筆直，時而彎曲，被山林樹木遮掩，伸向看不見的盡頭。路過遊人，笑語陣陣，彩傘撐圓，款款而動，好有幾分閒適的逸趣。猛聽到一聲汽笛，火車沿山下鐵軌轟隆隆飛馳而來，南過大瑤山隧道，北進湘楚芙蓉關，憑藉這條貫穿大半个中國的交通大動脈，把物流人客安全準確運送到目的地。

人們仰慕、讚頌華夏的名山大川，但也不小覷、疏遠這座嶙峋石嶺。在金雞嶺的山腳山腰，石壁直立，尖利的鋼釘鑿開億年堅石，注入厚重的文化內涵，是這裏的藝術寶庫「摩崖石刻」。石刻有書法和雕塑作品。許多書法名家手筆渾然大氣，不拘一格，有的留下「閱盡千古風雲」的感嘆，有的借唐人詩句「明月松間照，清

泉石上流」比喻眼前美景，還有的亦書亦詩：「四海瑞氣霄宇靜，一庭風月故人來」，連接四合，意境幽遠。雕刻作品就地刻於山石，裸露的石表，由「盤古開天地」、「女媧補天」、「後羿射日」等古代神話故事組成「華夏魂」這個大主題，刻工精細，造型逼真，栩栩如生。近處還有形態不拘，寄情山林的「竹林七賢」組雕，於是，此時無聲如有聲，金雞嶺凝聚着濃郁的藝術氛圍。

行在山徑，鳥鳴不絕，空谷迴盪，幽靜見深，細密箭竹叢相思鳥喃喃細語，闊葉林中的鸚鵡放聲唱遠，還有那羽毛鮮艷的雉雞，麻褐的竹雞大搖大擺穿過坡徑，不慌不忙鑽進密林，不因人走近而拍翅驚逃。古語云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」這個仙，就是金雞嶺西北角崖頂的一隻石雞，由三塊大小不等的石塊天然而成，形神兼備，雖近在咫尺，卻不可及，比山中其他禽鳥大多了。它立足南粵，面朝湘南宜章縣，不鳴則罷，一鳴驚兩省。傳說這是八仙中呂洞賓帶來的一隻活雞化身，神仙雲遊，健忘於斯，待想起，已與寰宇融合，自成一仙，真是天界三日，凡間三年，由此成為粵湘兩省交界顯著的標誌物。

這隻具備「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」五德的石雞經年晝夜與四下鄉民相伴，它的存在無疑是傳奇的，吉祥的。每當旭日東升，它身披金彩，威風凜凜，引領雞鳴此起彼伏，召喚勤奮的人們出門勞作，因而是致富願景的「圖騰」，謂之金雞寶至名歸。

## 「禁毒資訊天地」重開

香港賽馬會禁毒資訊天地（禁毒資訊天地，位於金鐘道政府合署低座頂層）十二月五日重新開放予公眾免費入場參觀。

翻新後的禁毒資訊天地內設多項互動多媒體設施和裝置，包括動感遊戲和顯示毒害的人體影像裝置等，由東華三院協助營運。

文：政府新聞處 圖：中新社

## 市井萬象



## 准風物談

胡竹峰

白鷺四散空中，像驚弓之鳥，逃一般飛向遠空。

黎人鄉野圖也古典也幽靜，想起韓滉的畫境，是五頭牛，形象不一，姿態各異，或行或立，或俯首或昂頭。或許是唐風，那些牛大多肥碩、健壯，不像黎家的牛大小不同，高矮不同，胖瘦不同，毛色不同。自然比畫作還更好看，好看在自然上。巧奪天工，談何容易，畢竟人力有限。或許近來古畫看得多了，更嚮往風吹草木。紙本布本水墨丹青，看得見模樣形狀，聞不見瓜果飄香。

見過幾幅黎家存世風俗畫，《瓊黎風俗

## 牛酒日

圖》《瓊黎一覽圖》，畫上常有牛的身影，械鬥、踩田、運輸……

往昔風俗，黎族以畜養牛的多少計算貧富，無牛者為貧民，有牛的則是殷實人家。豪奢的富戶，養了數十頭乃至數百頭牛，黎人尊稱他是大家當。

瓊黎風俗與故家不同，也與中原、齊魯、吳楚等地不同。《踩田圖》中不見慣有的鐵器，三隻踩田的牛和一名正在播種的黎人，更有題跋道：

黎中播種，以得雨為候，雨足則縱牛群踏，俟其水土交融即布種粒……

《瓊黎一覽圖》中踩田的牛多了，人也多了，或許黎家水田泥土細膩，不必使用犁、耙、秧鏟。也有黎人鐵犁牛耕，並不去踩田的。

踩田也好，犁田也罷，非牛力不可為也。舊年黎族人遠行，還將牛當坐騎。唐人《嶺表錄異》說瓊州不產馬，人出遠門大多騎黃牛。頑童時，我也騎過牛。牛步履悠遊，不能疾速，安步當車而已。

黎族人以牛為重，牛被當作聘禮以安定

乾坤，乃求百年好合。想像那黎家男子，牽着一頭牛或者幾頭牛，身後幾人背着米酒、檳榔、貝殼之類，走在村路上，戴草帽的農人揮鋤勞作的身影倒影在水裏，風景與光照亦添了喜氣與吉祥。

黎村的習俗每年三月或七月或十月，選一天為「牛酒日」，村民聚集一起，舉行「招福」儀式。男女老少雲集畝頭家裏，跳招福舞、黎家樂，敲鑼打鼓，通宵達旦。畝頭者，主事播種、插秧、放牛上山、嘗新和收割等儀式的人。該職為兄長傳弟、父子承襲。

牛酒日這天，人給牛喝酒，以示祝願，並且為耕牛修牛欄。

在樂東，見到一大幅黑色剪紙，圖說牛酒日之事：有人牽牛，有人餵酒，有人挑擔，有人跳舞，眾人歡喜。有人醉了，有牛醉了，據說牛酒日後，有牛大醉，卧倒安睡了一天一夜。

牛耕地犁田，勞苦一年，黎民之心藏着關懷藏着大愛，與牛共舞，與牛共醉。人生難得幾回醉，牛生更怕醉不了幾回。